

贝壳

与 荆山石



杨书案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BABY

AND THE STONE ROOM OF JING MOUNTAIN



贝 璧

与荆山石室



杨书案 著

新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贝壁与荆山石室/杨书案著.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3.1 初版

ISBN 7-80005-931-6

I. 贝… II. 杨…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3126 号

责任编辑: 野 莽

内文插图: 范金陵

封面设计: 武 波

责任印制: 黄厚清

新 世 界 出 版 社

(100037 北京百万庄大街 24 号)

电话: (010) 68994118 传真: (010) 68995974

网址: www.newworld-press.com

www.nwp.com.cn

电子邮件: public@nwp.com.cn

北京振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204 千字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2.5 插页 2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80005-931-6/1 · 161

定价: 19.50 元

主要人物表

- 贝璧 本书主人公,一个出生怪异的孩子,有天生特异功能
- 英英 某沿海大城市的打工妹,土法治病喝了恐龙蛋化石水,
生下贝璧
- 古德 魔法气功师,被正统魔法气功界尊为大师,正筹备恢复
断续有千年历史的武当山魔法官
- 荆沮 魔法气功师,协助古德恢复武当山魔法官
- 荆山道姑 结庐荆山修炼的魔法气功师,贝璧居于荆山石室
的监护人之一
- 石爷爷 两千多年前刻于荆山石室的卞和石像,后从石壁上
走下,成为贝璧在石室的监护人之一
- 牛牛 荆村孩子,贝璧的朋友
- 魔法猴 从童话插图中走出的一只猴子,有天生魔力
- 巴特 魔法气功师,黑道魔法界称为大师
- 黑豹 魔法气功师,巴特的追随者
- 黑驹 荆村孩子,黑豹的儿子

谨以此书献给
中国
喜欢听魔幻故事的
孩子们

目 次

第1章	一个出生怪异的孩子	(1)
第2章	石壁上的爷爷	(20)
第3章	贝璧和牧童牛牛	(33)
第4章	孔明灯传书	(47)
第5章	奇异的绿色闪光	(61)
第6章	羊皮筏报警	(70)
第7章	玉生石,石藏玉	(79)
第8章	藏宝洞	(89)
第9章	炸山	(102)
第10章	巴特一闯藏宝洞	(110)
第11章	三人同乘羊皮筏	(130)
第12章	寻找瞌睡虫	(143)
第13章	巴特再闯藏宝洞	(161)
第14章	魔盒 魔玉 大海	(177)

第 1 章



一个出生怪异的孩子

一辆沃尔玛长途汽车，一路响着《泰坦尼克号》电影插曲音乐，风光地驶进一个山区小站。

大约四十年前，这里的人连自行车也没有见过，更不用说汽车。当年建筑公司的一位女干部带了一支施工队伍来这里修建国家粮库，骑了一辆自行车，引得满山村的人出来看稀奇。

一大群男孩、女孩跟在自行车后面跑，一面跑，一面喊：

“看哪，这阿姨骑铁驴子哟！”

沃尔玛这种长途客车款式豪华，车内有电视，空气调节机，洗手间。但是这几年这里的山区孩子已经司空见惯，不再跟在后面跑着看稀奇，喊“铁驴子”了。

打工妹英英从车上跳下。他身背简单的行囊，山风吹拂她披肩的长发。小站离她住的村庄还有二里山路，她踏上一条石径。晚秋的山景，满目红叶。

路旁庄稼地里有一些收割的人,多是老人,少数中年,几乎看不见青年。年轻人都到城里打工去了。

英英穿一套长袖长裤加厚的“NIKE”休闲运动服,胸前背后都有一个大大的、醒目的“NICK”符号“√”。这个大勾勾得漂亮潇洒。

中国的传统文化符号也有大勾,和“NIKE”符号的大勾一样潇洒漂亮。不过,中国的大勾符号用得都很严肃,是不能随便滥用的。老师批改作业、文章,可以在做对的题目后面,以及得意的文章后面,用朱笔潇洒地打一个大勾。

朝廷科举考试,录取秀才、举人、进士,乡试、省试、京试放榜,在录取名单榜末,考官可以用朱笔潇洒地打一个大勾。以后科举改学校,学校放榜也依旧制,用朱笔在榜末打个大勾。

除此之外,法庭处决人犯,张榜公布,从古到今,也都在处决人名头上和榜末用朱笔大勾。这种大勾则杀气十足,说不上潇洒。

一个大勾打在衣服上,背在身上,招摇过市,要在以前一定会被当作怪异,被人围观、追看。不过改革开放以来,这一二十年新出现的怪异东西太多,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

人们依然纳闷,为什么要在衣服上,胸前、背后打个大勾呢?很自然地联想起朱笔大勾的不吉利用法……

但是,现在的中国人,哪怕是偏僻山区,无论大人小孩,见了新奇的东西,都习惯地往好处想:新潮,时髦。不再盲目排斥。

英英的衣服和满山红叶一样鲜艳,款式特别,胸前、背后那个大勾更是十分惹眼。俗话说,三分人材,七分打扮。何况英英本来清秀?猛一瞥,都以为是哪里来了位漂亮的城市小姐。

细细一看,路旁的人们马上认出她来,惊呼:

“英英!”

“英英回来了!”

“简直认不出来了!”

……

她一面前走,一面和路边靠近的熟人随和地寒暄。

她在那个沿海新兴大城市打工,走在茫茫人海里,谁也不认识她。回到山乡,却几乎是人见人熟。

人们诧异地看着她这一身“NIKE”休闲运动服,也诧异她非年非节这个时候突然从打工的沿海城市回来。

差不多重复一句相同的问话：

“过春节还早呢，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她含蓄地笑笑，也重复一句含糊的相同的回话：

“有点事……”

见她不愿深说的样子，人们也不好深问，只是脸上又添了几分疑惑的神情。

这一带到城里打工的人很多，有的一年回家一次，有的几年回一次，几乎都是赶回家过春节。春节是中国旧历年节，传统最大节日，假期最长，也是一个传统的团聚的日子。一路频繁的问话，重复一个使她难以回答的话题。路人疑惑的神色，使她尴尬。走着，她忽然一阵恶心，哇哇呕吐起来，翻肠倒肚。

好心人连忙赶上前来，关切地问：

“啊，你病了，要不要扶你回去？”

她摆了摆手，逃也似地奔回家去。

英英的家原来是一间很窄的土坯房。这几年，她在沿海一家电子厂做工，积攒了一些钱，土坯房翻盖成了明亮宽敞的砖瓦房。虽然是黑白电视机，收的台很少，毕竟也看上了电视。

母亲正在厨房忙碌，听到响动，抬起头来，已渐昏花的眼睛定定地望着，愣愣地呆住了：

“英英！”

她完全没有心理准备，想不到女儿会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英英把肩上的行囊掼到椅子上，喊声：

“妈！”

外出打工的日子，在那个举目无亲的陌生城市，在狭窄又喧闹的厂房里，太阳刚出来，她就盼日落。每天日落下班，回到集体宿舍，洗个热水澡。夜幕降临，疲乏的身子倒床就睡。头一挨着枕头就进入梦境，她又可以回到山乡，回到母亲身边。

她想扑到母亲怀里……

她想从行囊里取出专为母亲买的礼物……

但觉得胃又在翻腾，憋不住了，赶快拿过一个盆子，又哇哇呕吐起来。

母亲赶忙过去扶她坐到椅上，疼爱地说：

“你病了？”

丈夫劳累过度，不到中年就去世了。母女相依为命，英英就是她的命根

子。

一连几天,英英呕吐不止,吃什么吐什么。几个乡村医生看了看,说不准是什么病,胡乱开了点药,吃了也不见效。

邻居过来看,出个主意:

“用恐龙蛋化石研成粉末,喝下试试,听说能治疑难杂症。”

前几年,这一带农民为了赚钱,自开小煤窑,挖煤卖钱。挖出许多岩石泥土,上面有大白卵石样的印记。大家觉得稀奇,也没大在意。有一年,这儿来了一个收古董的商人,认出那是恐龙蛋化石。大家才知道这玩艺儿比煤炭值钱,人人都去捡了藏在家里,等日后卖个好价钱。

这事儿被一个记者发现,写成报导,登在报上。立刻引起政府文物部门注意,煤窑不准开了,恐龙蛋化石收走了。不过,各家各户角角落落里还藏了一些恐龙蛋化石。

英英家里也藏了一些,母亲及时从化石上取出一片,研成粉末,就水喝了下去。期望这有上亿年历史的恐龙蛋化石,真有神奇效应。

喝了恐龙蛋化石粉末,英英渐渐不再呕吐。正在暗暗庆幸,却发现英英的肚子慢慢大了起来。母女俩不免忧心忡忡,眉头紧锁。

这些日子,英英又羞又怕,躲在家里,不敢出门。但是,风言风语常从门外飘进屋来:“还没出嫁呢,怎么肚子就大了?”

英英盼望事情早早了结,却迟迟不能了结。肚子一天天大,胎儿在动,却没有分娩的任何感觉。

门是常掩的,门缝处却常有人探头探脑。时不时传来风言风语,声音大大的,好像故意说给屋里的人听:

“俗话说,十月怀胎。都年把了,还不见下来,别是怀的怪胎吧?”

又过了半年,一天午夜,英英的肚子忽然一阵一阵地疼,下腹坠胀。英英躺在床上,不断呻吟。

母亲毕竟是有经验的人,常皱的眉头,这时反倒舒展,面有喜色说:

“好事,小宝宝要出来了!”

孩子终于要下来了!英英疼得额头布满豆大的汗珠,但心里有了慰藉。

不好意思去医院,就在家由老母亲接生。虽然弄了一身血污,幸好母子平安。

英英不顾身上血污,产后虚弱,把刚生下的孩子搂在怀里。

母亲喜形于色,悄悄告诉她:

“是个拉板车的。”

本地习俗,生个女孩,叫“坛子”。女儿出嫁,男家要大办酒宴,女孩是换酒喝的,酒是用坛子装的,所以,生了女孩,叫“坛子”。男孩长大,是家庭的主要劳动力,以前,农村的主要运输工具是板车,男孩长大,参加劳动,都要拉板车,所以,生了男孩,就说是个拉板车的。

这二十年,社会生活已经有了很大改变。但年纪大的人还沿用以前的习惯说法。

英英掀开包布看,只见一条小鸡鸡,羞红的脸绽开了笑容。她贴着婴儿的脸,嘴边怜爱地涌出一个新词:

“贝璧(baby)!”

这是她在沿海打工时,常听年轻妈妈呼喊孩子的一个词,新鲜,新潮。

这两个音节一出口,立刻引起天边一声惊雷。一道闪电破窗而入,像一条狂舞的金蛇绕着母子游走,然后穿窗而出,消失在天边。

秋天,很少打雷的,这雷电来得蹊跷。大人受惊事小,会不会把刚出生的孩子震坏了?

英英惊魂刚定,赶紧看怀里的孩子。幸好,孩子安然无恙。奇怪的是,婴儿手臂上忽然有点点荧光闪烁。定眼一看,竟然像烙上的两个字:

“贝璧”!

只有一个解释,这是刚才那道闪电留下的痕迹!

英英正自惊诧,母亲忽然指着她的手臂说:

“你的手臂也有荧光在闪!”

英英回眸看自己手臂,果然也有荧光,细细辨认,竟然也是两个字:

“贝璧”!

那字,那荧光,竟都和婴儿手臂上的一模一样!

英英长叹一声,自言自语:这两个字意义不错。贝,宝贝;璧,璧玉。

她俯下身去,对孩子说:

“就把这两个字做你的名字吧!你就叫:‘贝璧’!”

英英又转身告诉母亲:“妈,我给孩子起个名,以后就叫他贝璧。”

“贝璧?”

母亲觉得这名字怪怪的,像个洋名,神色不免有些疑惑。英英说,这名字虽然新潮,如果变成两个同音的汉字“贝璧”,就成了宝贝、璧玉,意思挺好的。听了英英中国式的解释,母亲才点头说好。

村路上远远走过来一队小孩，脚步杂沓，渐行渐近，忽然一齐大声唱起一首童谣：

“一个小孩生得奇，
他的名字叫贝壁。

他妈喝了恐龙蛋，
恐龙跟她把账算。

恐龙蛋在地下埋，
孵了上亿年出不来。

这回有人吞下它，
恐龙在肚里有了家。

有一天，小孩变成小妖怪，
妈呀，天底下人都吓坏！”

唱到这里，孩子们哈哈大笑，一哄而散。英英和母亲愣在小屋里，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苦辣不知道是什么滋味。

母亲听了儿歌，受了某种启示，将信将疑地和女儿聊起来。

也许真是吃了恐龙蛋化石怀的孕？

母亲读书不多，但从小爱听人讲古，爱听民间艺人说书。脑子里许多古代的、民间的传说，立刻都和女儿不明不白地怀胎生子联系起来。

这种事情自古就有。周朝有个皇后，她母亲就是在野地里捡个鸟蛋吃了，怀上了她。生下来，以为是怪物，不敢要，把她丢弃河边。鸟呀，鱼呀，都来呵护她，喂她。被人看见，大为惊异，以为少有异兆，长大一定不凡，把她抱回家抚养。这女孩长大，天姿国色，被选进皇宫，做了皇后……

讲到这里，母亲抬起眼睛，看看英英的反映。

英英含笑静静地听着，却不说话。

母亲接着讲。现在电视里不是常常播放秦始皇陵兵马俑吗？我小时候听人讲古，秦始皇的好几个祖先出生都怪异。最早的祖先，好像是母亲在野外踩

了一个巨人的脚印怀下的。还有一个祖先好像是母亲吞吃了燕子蛋怀下的
.....

说到这里,母亲又抬起眼来,看看英英的反映。

英英依然静静地含笑听着,不说是,也不说不是。

母亲说着古,其实寄托着她现实的心愿。她真地希望这孩子就像儿歌里唱的,是女儿喝了恐龙蛋化石水,怀上的。她不希冀这孩子像故事里传说的,少有异兆,长大不凡,甚至大富大贵。她只希望少看一点邻人的鄙视猜疑的目光,少听一点别人不三不四有污女儿名声的闲言碎语。

英英却只静静地听着,什么也不说。

母亲知道,现在的世界大不同了,儿女们人大心大。这种事,就是母女之间也不便深问。就是问,也问不出什么名堂。

不过,她完全相信自己从小抚大的女儿是清白的,只会是喝了恐龙蛋化石水,像讲古里说的那样怀孕,不会是别的原因怀孕。

这样一想,她便宽慰地笑了。

英英看见母亲自我宽解地笑了,她也宽慰地露出了多时不见的灿烂笑容。

英英反复思虑,想了很多,终于做出果断决定。

一天,她流着泪对母亲说:父亲早逝,妈妈含辛茹苦把女儿拉扯大。女儿原想去城里打工,挣些钱回家,孝敬母亲,不料惹下祸事。女儿跳到黄河洗不清,也污了母亲一身清白。生下这个孩子,不明不白,我既无力抚养,更不能留下,拖累老母。好在这孩子生有异兆,放他出去,也许老天照应,避过凶险,能有后福。

母亲静静地听着,如果倒退三十几年,自己年轻,也许能像拉扯英英,把这孩子抚大。现在老了,力不从心。英英虽然年轻,但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能像自己年轻时候那样要求?她淌着泪,无话可说。

这一天,天刚蒙蒙亮,英英挽了一只桶悄悄出门。走到村后小河边,悄悄把木桶放进河里。她掀开桶口的盖布,只见孩子睡得正熟。小手臂上“贝璧”两个字,在蒙蒙的曙色中闪射出亮晶晶的荧光。

孩子,你刚生下,就要独自漂泊了!心里的话还没说出口,两眼的泪已先流。想放开手里的木桶,又舍不得松手。

曙色不再朦胧,周围景色渐渐清晰,挑水洗菜的人就要来到河边,再不容她犹豫。一狠心,松开了手里的木桶。一朵浪花漂过来,木桶打个旋,向前流走了。

英英心一沉，一阵寒栗，眼前一黑，就要栽倒，连忙扶住跟前的一棵小树……她定定神，恋恋望着河上，木桶漂流平稳，也听不见孩子的哭声，也许他还在熟睡。忽然，一只白色的江鸥飞来，落在木桶上，朝她嘎嘎叫几声。好眼熟的一只白江鸥！很快想起，近来它不是也常常歇在她家窗台上么？愿它做孩子的保护神，保孩子一路平安，路上遇好人救起。

有一天，你长大，寻找生母，我们凭手臂上“贝璧”二字相认。

木桶转过一个河弯，消失在远方。英英像把一颗心丢失在河里，失魂落魄地往回走。

木桶顺河向前漂流，它向左倾，白江鸥就蹲在木桶右边；它往右倾，白江鸥就蹲在木桶左边。始终保持木桶平衡，不使它倾覆。一个激浪打来，木桶撞向岸边的岩石，白江鸥立即展翅飞起，用喙叼住桶边，将木桶拉往正确的方向，避免撞上岩石。很难想象，一只小小的江鸥会有如此大的力量。

忽然，木桶里的孩子哇哇哭叫起来。江鸥两只脚爪抓住桶边左右摇晃，木桶成了一只摇篮。

孩子却依旧啼哭不止。江鸥似乎预感到一种威慑，这威慑不是来自江上，而是来自天上。它展翅飞起，嘎嘎鸣叫。

一片乌云，一朵红云，几乎同时在天空显现。但乌云就在头顶上，而红云却远在天边。

乌云愈来愈浓，弥漫扩大，挟着呼啸的阴风，带着刺骨的寒气，向河上压来。小木桶强烈摇晃，就要倾覆。

白江鸥俯冲而下，想要护住它。一阵强风袭来，几乎将江鸥卷入江底，江鸥急忙拉起双翅。现在江鸥已经自顾不暇了。

突然，一声霹雳，接着一道电光，直向江上漂浮的木桶击去。

“嘎，嘎……”江鸥鸣声凄痛。

但奇迹忽然出现，木桶里也飞起一道荧光，迎击袭来的电光。两光相激，山川震动。

炽白的荧光击碎了黄色的电光，黄色的电光化成无数黄色的碎屑在空中飘散。荧光化成一条炽亮的金龙。金龙昂首向上，游动着，直向天空乌云深处冲去。

顷刻，天空浓云深处传出一声惨叫：

“哎哟！”

那声音极像人声。

矫游的金龙返回江上，消失在木桶里。

乌云渐渐消散，这时可见有一滴滴殷红的鲜血从天空滴落江中。

白江鸥欢快地嘎嘎叫着，飞回江上，落在木桶边。它俯首伸入木桶，以颊亲亲安然无恙的孩子的面颊。

天边那朵红云慢慢弥漫到江上。一个身穿唐装，面容清癯，精神奕奕，很难断定年龄的男人，悄然降到江岸。

他对那白江鸥说：“荆沮，原来是你！”

白江鸥闻声飞上江岸，化成一个壮汉，恭敬地说：

“古德大师，惊动您了？”

古德歉意地说：“我没料到，巴特恶性不改，会把黑手伸到这里来，而且来得这么快。我来迟一步，险些误了事。这么说，刚才才是你退了巴特？”

“巴特？刚才才是巴特使的黑魔法？”

“是他，那哎哟的叫唤声，我在远处也听得清清楚楚，是他的声音。”

“看来，真是他，只有他有这么凶狠，但刚才不是我退了他。”

“不是你？”

“不是我。”

荆沮讲起他刚才见到的情景。

刚才我自己也被那阵恶风吹得晕头转向，忽听得一声霹雳，见一道电光击向木桶。我的心一沉：完了！

我正要找那杀手拼命，奇迹出现了！只见一道炽亮的荧光从木桶里飞出，迎击那道黄光。两光相击，黄光消散。

炽白的荧光化成一条小金龙，直冲天空……

黑云深处，那哎哟声您都听到了。我还看见有殷红的血从空中滴到河里。

古德听了，微微一笑说：

“看来，巴特轻敌了，受了伤。”

荆沮说：“那是他自找的。”

古德把掌心对准江上的木桶，微微运气，那木桶如被一根看不见的纤绳拉着，缓缓靠近岸边。

两人走到岸边，细看那木桶。

孩子安安稳稳地在桶里睡着，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手臂上“贝璧”两个字，在闪着荧光。

古德点点头，一声叹息：“这孩子果然生有特异功能！我在练功房闭目静

坐,练丹田元气,在纷纭万象中,独能感受到遥遥这点荧光,与众不同。所以,遥感跟踪,前来察看。”

荆沮佩服说:“大师功力深厚。”

古德问:“你也是遥感到什么,跟踪来的?”

荆沮谦逊地说:“弟子这点功力,老师还不清楚?我哪能像大师您那样遥感?我是在这一带生活,听到一些奇异的传闻,这才过来的。”

古德饶有兴趣地问:“当地都有些什么奇异传闻?”

荆沮讲述他在当地行走听到的一些传闻。

据说,一个在沿海打工的姑娘回来治病,喝了恐龙蛋化石水,怀了这孩子。这孩子生下来,左臂上有“贝璧”两个字,闪射荧光。幅射到他妈妈右臂上,也有同样的两个字。

古德连声惊叹:“奇异,奇异!天生特异功能,将来也许在魔法气功界大有作为,我们要好好爱护他。”

荆沮连连点头:“大师高瞻远瞩。”

古德问:“几年不见,你的情况怎样?”

荆沮说:“这几年,我很少外出交往,回到家乡,在荆山一带采采药,结合气功,给人治治病。”

古德点头说:“这也是正经事。”稍停,又问:“你打算把这孩子怎么办?”

荆沮说:“我打算化只白鸪,护送这只小木桶沿河漂流。遇上好心人,拦住木桶,把孩子抱去抚养,我才离开。”

古德说:“这当然也是一个办法……”

沉思片刻,又商量的样子对荆沮说:“只是把他放到普通人家,人们对他的天生特异功能只怕不能理解,可能当成怪物,对他造成伤害。再说,这孩子万一落到巴特手里……”

说到这里,古德征询地问荆沮:

“你看呢?”

荆沮点头:“大师说得是。但我一时却又不知如何才好,还请大师指点。”

古德问:“荆山有个几千年的古石室,你知道吗?”

荆沮说:“您指的是卞和石室?”

“正是。还在吗?”

“还在。”

荆沮迷惑地望着古德,石室和木桶里这孩子有什么关系?

古德看出荆沮的疑惑，便从头讲起，慢慢道来。

两千多年前，卞和居于荆山石室，发现一块璞玉，捧了献给楚王。楚王不识璞玉，以为卞和用顽石欺君，砍断了卞和的脚筋。卞和受刑受辱以后，就隐居在荆山石室里面。过了几年，一代新的楚王即位，卞和捧了璞玉又去进献。新一代楚王受了璞玉，交给玉工琢磨。玉工琢去外表的粗石，果然得到一块稀世的翡翠王。楚王重奖了忠心受屈的卞和。以后，世人把这块稀世翡翠王，叫做“卞和玉”。

荆沮说：“这是一个传遍天下的动人故事。可是……”

古德笑笑说：“我就知道你会这个可是……直说吧，我想把这孩子放到荆山石室里。”

荆沮惊诧：“把这样一个初生的婴儿，放到荆山石室里？”

古德一本正经说：“他不是叫‘贝璧’吗？两千多年前，这石室正是放宝贝璧玉的地方。把他置于荆山石室，使他稚幼柔弱之年，不至受到外界伤害。却能在卞和石室，借先贤遗泽，养浩然正气。而这正是魔法气功师要终生长练不懈的元气。”

荆沮欣喜说：“这主意太好了！只是——”

古德说：“你担心他的吃喝？”

荆沮说：“以大师功力，这点小事还不能解决？怪我多虑了。”

古德说：“解决的办法有几个，古已有之。一是对这孩子行辟谷术；二是我炼有一种丸子，服用一丸，长身体，长精神，长久不饿。”

荆沮一拍脑门说：“嗨，我怎么把她给忘了呢？”

古德问：“谁呀？”

荆沮说：“我去荆山采药，常遇见一位道姑，她结庐石室旁，练辟谷术。只饮山上清泉，不食谷物荤腥，偶然吃些山间野果。虽然略显清瘦，却是精神奕奕，永葆青春。孩子放在石室里，托她就近照顾，我们就更放心了。”

古德大喜：“有这样的好人缘，你为什么不早说？我们现在走吧！”

说完，古德聚气发功，轻身腾起。小木桶如被磁力吸引，随附古德身边，同时上升，最后落在一片飘来的云彩上。

荆沮在地面呆呆看着，十分钦佩。

古德在上面招手：“上来呀！”

荆沮在下面摆手：“弟子功力不够，无法追随大师。”

古德说：“你发功吧，欠一点，我用功带你。”